

明 還初道人著

# 忠刻葉根譜

此書ハ明ノ洪自誠ト云ル人ノ著述ニシテ其学道德ニ本ヅキ能人情世態ノ理ニクシク其論スル言毫末ヲ分ナ細微ニワタリ實ニ處スルノ良方ヲトケリ上巻ハ仕官中二人ニマジハリ事ニ應ズルノ道ヲ云下巻ハ退靜閑居ノ樂ヲイヘリ句々奇麗ニシテ字々對類ヲナレ聯語額字ニ用テ宜キ風流古詞多シ總ニ二冊ト雖モヨク熟玩スレバ終身ソノ道ヲ用レトモ餘リアリ学者几上必用カク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重刻葉根譜

誠實忠厚之志至篤而加以以風流雅尚  
之才可以為全美也而學者考寔於聲

曲焉志寫者拘乎時象其辭也陋才於權柄  
遂於閑散不競之地優游鳥鳴焉一丘一  
壑。酌醉煙霞以咏风月曠達清灑。

俟然自以爲高。思世事物役。主累其身。  
如是者不勝。視常貴如浮雲。以榮利爲泥  
塗。此空招你絕。在在多參。山林之全獨  
善自養者也。而招之易惹。或至迷津。招  
縱爲妄。町畦而於而知力者。是以理性  
之學。若根之如仇讐。惡之如仇敵。其心固  
之爲學也。日用之道。但務以體已而已矣。

修身修身。寔名譽之寵人。聖人。取名不  
稱。吾必唾棄。雖時。能以就功業。且有一  
國。之善人。則足矣。又以博學爲識。之爲。  
况以沽賊。參同。亦可。惟足。以喪志耳。  
其倘於局促苟安。人以論爲。勤誦古籍。  
爲口实。而辟之於。自好也。其果君子者乎。  
其果君子者乎。而未。而知。生。如也。惟

推魯蕩劣之人。竄迹于其中。度短飾拙。  
狀貌有佳者。寧寒腐人耳。而狃於一時  
之名。乃窮苗虜宋之弊。由於此而生。遂以  
聖人之道。繕飾僥倖之資。晦淫之學。空  
為是竊之潤敷也。臧獲不遠。善否隆  
否固。亡羊失一也。然今之人。惡風流。又有  
弊。而不惡通誼。多言聲者。蒸蒸。寧

恬正自甘。移金於錫飾。敝人爲害。宋掌  
窮謂子孫冉夷之西。志芳邦國。事  
事也。鉉生子不與三子。而獨與點。若以也。貧  
曾懷告鉉。與彼怨。於事焉。未有。而  
壤矣。是夫子之多。其懷。少之志。自孔點之  
家。家。不。而。故。者。是。家。之。而。以。也。興。也。  
有。質。者。於。如。此。沒。生。下。者。卒。其。性。而。而。而。

逸而不知。才與志相附。而然中以直述者。不外  
難矣哉。夫豪以湖山。其常懷。廟堂之活。若  
廟堂則不忌江浙之樂。猶臣居子之道。至  
矣。余導人常以此言。於傳其猶袒而沐  
水。而矜渺茫。無涯之官。進退迷然。已而捨  
世。陷繩罿。患也。近頃得洪自誠者。取著  
菜根談。閱之。其後見卓絕。因能善焉。常

拘儒之取予。本天理而反盡人情。苟屈行而  
不存久雅。寧至每降於全人。移之中川。之。  
余少一覺。而覺拍掌曰。古人先獲吾心秀。而  
未嘗以汝子何如人。能必以唐之間。障世。樂  
道者歟。夫正方也者。不待多。百煉之金丹。  
一七年生。可以起死。然書前後集僅一  
小冊子。而學者謬之。以卑庸陋俗。但可以能

操骨參。於此是自校。并書而奉請以憲之。  
授門人上様。是之諸因志。而首重傳寫。  
第尔。多大方家。視之以為還東之承。則余  
甘棄其謬考。

文政五年。壬午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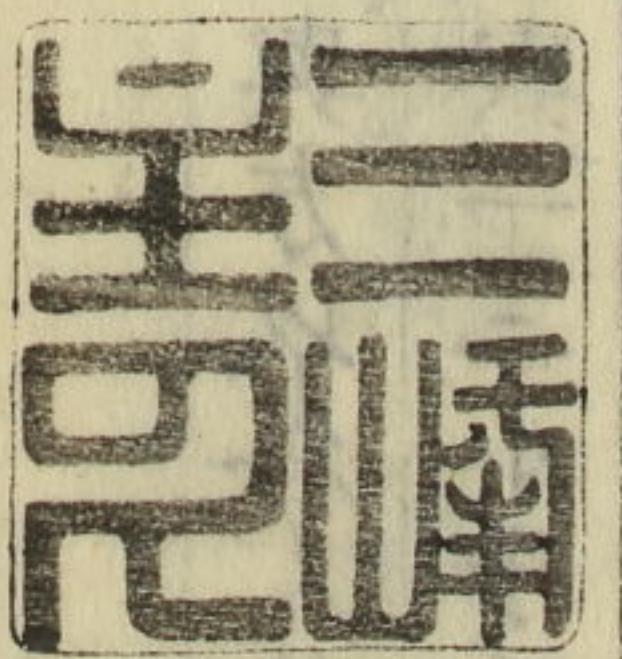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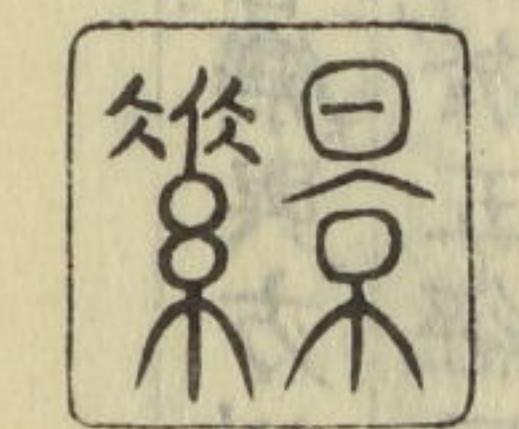
加賀文學 蘇坡林綸 撰

菜根譚題詞

逐客孤踪屏居蓬舍。樂與方以内。人遊不樂與方以外。人遊也。  
妄與千古聖賢置辯。於五經同異之間。不妄與二三小子浪跡。  
于雲山變幻之巖。也日與漁父田夫朗吟唱和。於五湖之濱。綠  
野之坳。不日與競刀錐。榮升斗者。交臂抒情。於冷熱之塲腥羶  
之窟也。間有習濂洛之說者。牧之習竺乾之業者。闢之為譚天  
離龍之辯者。遠之此足以卑予。予山中伎倆矣。適有友人洪自誠  
者。持菜根譚示予。且丐予序。予始訔訔然。眎之耳。既而徹几上  
陳編。屏胸中襍慮。手讀之。則覺其譚性命直入玄微。道人情曲  
盡岩險。俯仰天地。見胸次之夷猶。塵埃功名知識趣之高遠。葷

底陶鑄無非綠樹青山口吻化工盡是鶩飛魚躍此其自得何如固未能深信而據所摘詞悉砭世醒人之喫緊非入耳出口之浮華也譚以菜根名固自清苦歷練中來亦自栽培灌溉裡得其顛頽風波備嘗險阻可想而知矣洪子曰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其所以自警自力者又可思矣由是以數語弁之俾公諸人人知菜根中有真味也

三峰主人于孔兼題



菜根譚前集

還初道人洪自誠著  
覺迷居士汪乾初校  
日本林瑜孚尹重校

接守道德者寂寘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  
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寘毋取萬古之淒涼  
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朴  
魯與其曲謹不若踈狂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  
不可使人易知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

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總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煩惱中矣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霧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

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饞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息少停日月晝夜奔馳而真明萬古不易故君子閒時要有喫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愧

恩裡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藜口葛腸者多水清玉潔袞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顏蓋志以澹泊明而節從肥甘喪也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口嗜此是涉世

作人無甚高遠事業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為學無甚增益功夫減除得物累便超聖境

一極安樂法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修為毋減分中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行汚名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酬先養德

事事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

母兄弟間形骸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觀心萬倍矣

好動者雲電風燈嗜寂者死灰槁木須定雲止水中有鶩飛魚躍氣象總是有道的心體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糞虫至穢變為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為螢而耀采於夏月固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晦生也

矜高倨傲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妄心消殺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嬈則男女之見盡絕故人常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痴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居軒冕之中不可無山林的氣味處林泉之下須要懷廊廟的經綸

處世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聰明人宜歛藏而反炫耀是聰明而愚懵其病矣如何不敗居卑而後知登高之為危處晦而後知向明之太露守靜而後知好動之過勞養默而後知多言之為躁

放得功名富貴之心下便可脫尤放得道德仁義之心下總可入聖

利欲未盡害心意見乃害心之蟲賊聲色未必障道聰明乃障道之藩屏

人情反復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寧守渾噩而黜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澹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則群魔退聽馭橫者先馭此氣氣平則

外橫不侵

教弟子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

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欲路上事毋樂其便而姑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

事毋憚其難而稍為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念頭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濃念頭淡者自待薄待人

亦薄事事皆淡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濃艷亦不宜太枯

寂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

動氣君子亦不受造物之陶鑄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達處世不退  
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必無

實詣讀書而寄興於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人有個太慈悲維摩屠劍無二心也處處有種真趣味金屋  
茅簷非兩地也只是欲蔽情封當面錯過使咫尺千里矣  
進德修道要個木石的念頭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  
要悞雲水的趣味若一有貪著便墮危機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狠  
戾卽聲音咲語渾是殺機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先無得罪於冥冥。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禍於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為福，唯

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當寬嚴互存。

我有功於人不可忘，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

怨則不可不忘。

施恩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卽斗粟可當萬鍾之惠，利物者計

己之施，責人之報，雖百鎰難成一文之功。

人之際遇有齊有不齊，而能使已獨齊乎？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能使人皆順乎？以此相觀對治，亦是一方便法門。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讀書不見聖賢為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

人心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編斷簡封錮了。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来，纔有個真

受用

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  
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如瓶鉢中花  
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下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古君子幸列頭  
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  
人苦是有私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一日

真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為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  
為拙

欹器以滿覆樸滿以空全故君子寧居無不居有寧處缺不處  
完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  
海利萬世終為剩技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生厲鬼

人知名位為樂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最真人知饑寒為憂不  
知不饑不寒之憂為更甚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天之機緘不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美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只是逆來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燥性者火熾遇物則焚寡恩者氷清逢物必殺凝滯固執者如死水腐木生機已絕俱難建功業而延福祉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為召福之本而已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為遠禍之方而已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下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熟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澤亦長

禾理路上甚寬稍游心胸中便覺廣大宏朗人欲路上甚窄絕寄迹眼前俱是荆棘泥塗

下苦下樂相磨練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成知者其知始真  
心不可不虛虛則義理來居心不可不實實則物欲不入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  
泛駕之馬可就驅馳躍冶之金終歸型範只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白砂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論也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塞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為寶所以度越一世。

耳目見聞為外賊情欲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氣象要高曠而不可踈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風來踈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審餕不甜滋味

不醜絕是懿德

貧家淨拂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為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輕易放過。

靜中念慮澄徹見心之真體閒中氣象從容識心之真機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觀心證道無如此三者。

靜中靜非真靜動處靜得來終是性天之真境樂處樂非真樂

苦中樂得來，總見心體之真機。

舍已母處其疑處其疑，卽所舍之志多愧矣。施人母責其報責其報，併所舍之心俱非矣。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貞士無心徼福，天卽就無心處。庸其衷，愴人着意避禍，天卽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胭花無碍。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語。云看人只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公相士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

爵的乞人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頒覆之易。

君子而詆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及小人之自新。家人有過，不宜暴怒，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末日再警之。如春風解凍，如和氣消冰，終是家庭的

型範

此心常者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

澹泊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

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鋒芒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生長富貴叢中的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不帶些清冷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爍矣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墮金石可貫若侈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竒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以幻迹言無論功名富貴卽肢體亦屬委形以真境言無論父

母兄弟卽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得破認得真總可任天下曲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轄鎖人鬼殊而姦人譽不缺無敗爽口之味皆爛膾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事悉敗身喪公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士君子持身不可輕輕則物能撓我而無悠閒鎮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則我為物泥而無瀟洒活潑之機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两忘仇因恩立故使人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

孝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襄后罪孽都是盛时作的故持盈履满君子尤兢兢焉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則貽羞萬世權門私寶不可着脚一着則點污終身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譽不若無思而致人毀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剗切不宜優游

小處不滲漏暗中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總是個真正英雄千金難結一時之歡一飯竟致終身之憾蓋愛重友為仇薄極翻成喜也

藏巧於拙用晦而明寓清之濁以屈為伸真涉世之一壺藏身之三窟也

襄飒的景象就在盛滿中發生的機緘即在零落內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

驚奇喜異者無遠大之識苦節獨行者非恒久之操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更明明白知得又明明犯着，知的是誰犯的。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為真君矣。

毋偏信而為奸所欺，毋自任而為氣所使，毋以已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已之拙而忌人之能。

人之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誨，如忿而疾之是以頑濟頑。

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須防口。念頭昏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來憧憧之擾矣。

霽日青天倏變為迅雷震電，疾風怒雨倏轉為朗月晴空，氣機

何常一毫凝滯太虛何常一毫障塞人心之體亦當如是。勝私制欲之功有曰識不早力不易者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少也。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橫逆困窮是煅煉豪傑的一副鑪錘能受其煅煉則身心交益不受其煅煉則身心交損。

吾身一小天地也使喜怒不愆好惡有則便是燮理的功夫天地一大父母也使民無怨咨物無氣疹亦是敦睦的氣象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踈於慮也寧受人之  
欺母逆人之詆此警傷於察也二語並存精明而渾厚矣  
母因群疑而阻獨見母任已意而廢人言母私小惠而傷大體  
母借公論以快私情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譖謠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  
先發恐招媒孽之禍

深履薄處操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  
感激的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有妍必有醜為之對我不誇妍誰能醜我有潔必有污為之仇  
我不好潔誰能汚我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尤狠於外人此處  
士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惰墮之心恩仇不可大明明則人起

摶貳之志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畢盡畢則衰行誼不宜  
過高過高則謗興而毀來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  
而隱者功大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sup>ハシ</sup>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俱咬破矣

當與人同過不當與人同功同功則相忌可與人共患難不可與人共安樂安樂則相仇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饑則附飽則飈燠則趨寒則棄人情通惠也

君子宜淨拭冷眼慎勿輕動剛腸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丁燈螢然萬籟無聲此吾人初入宴寂時也曉夢初醒群動未起此吾人初出混沌處也乘此而一念廻光燭然返照始知耳目口鼻皆桎梏而情欲嗜好悉機械矣

反已者觸事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一以闢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源相去霄壤矣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君子信不當以彼易此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裡藏機變外

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作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碍

水不波則自定鑑不翳則自明故心無可清去其混之者而清自現樂不必尋去其苦之者而樂自存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為血氣之私

技能之末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

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施恩務施於不報之人

文市人不如友山翁謁朱門不如親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

樵歌牧詠談今人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

心者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前人云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又云暴富貧兒休

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烟一箴自昧耳有一箴自誇耳有可為

學問切戒

道是一重，公衆物事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家飯當隨事而警惕。

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已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已則先詐矣。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忌刻的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為善不見其益如草裡東瓜自應暗長為惡不見其損如庭前春雪當必潛消。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襄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貧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憑意興作為者隨作則隨止豈是不退之輪從情識解悟者有等則有迷終非常明之燈。

人之過誤宜恕而在己則不可恕已之困辱當忍而在人則不可忍。

能脫俗便是奇作意尚奇者不為奇而為異不合污便是清絕俗衣清者不為清而為激。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心虛則性現不息心而求見性如撲波覓月意淨則心清不了

意而求明心如索鏡增塵

我貴而人奉之奉此我冠大帶也我賤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則原非奉我我胡為喜原非侮我我胡為怒為鼠常留飮憐蛾不點燈古人此等念頭是吾人一點生生之機無此便所謂牛木形骸而已

心體便是天體一念之喜景星慶雲一念之怒震雷暴雨一念之慈和風甘露一念之嚴烈日秋霜何者少得只要隨起隨滅廓然無碍便與太虛同體

無事時心易昏冥宜寂寂而照以惺惺有事時心易奔逸宜惺

不惺而主以寂寂

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仕事者身居事中當忘利害

之慮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蠻之妻

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故君子不追惡事亦不立善名只渾然和氣絕是居身之珍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的人以名義氣節激礪之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陰謀怪習異行竒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庸德庸行便可  
以完混沌而名和平

語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  
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  
坑塹哉

誇逞功業炫燿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来不  
失卽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欄柄閑中要取靜須先從靜處  
立個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不昧已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山立命為子孫造福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  
則情平惟儉則用足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汚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不可太分明  
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休與小人仇讐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縱欲之病可醫而執理之病難醫事物之障可除而義理之障  
難除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邃養施為宜似千鈞之弩輕發

者無宏功

寧為小人所忌毀，毋為小人所媚悅。寧為君子所責脩，毋為君子所包容。

好利者逸出於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於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恩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宜切戒之。

詭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媚子阿人似隙風侵肌，不覺其損。

山之高峻處無木而谿谷廻環則草木叢生，水之湍急處無魚

而淵潭停蓄則魚鱉聚集。此高絕之行褊急之衷，君子重有戒焉。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作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

日既暮而猶烟霞絢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

鷹立如睡，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故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絕有肩鵝任鉅的力量。儉，美德也。過則為慳吝，為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為足

卷之二

金言

卷之二

金言

三

恭為曲謹多出機心

母憂拂意母喜快心母恃久安母憚初難  
飲宴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  
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士

世人以心肯處為樂却被樂心引在苦處達士以心拂處為樂  
終為苦心換得樂來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  
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

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迫促規模

聞惡不可就惡恐為讒夫洩怒聞善不可急親恐引奸人進身  
性燥心粗者一事無成心和氣平者百福自集

用人不宜刻刻則思効者去交友不宜濫濫則貢諛者來

風斜雨急處要立得脚定花濃柳艷處要着得眼高路危徑險  
處要回得頭早

節義之人濟以和衷總不啓忿爭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謙德方  
不開嫉妬之門

丈夫居官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倅端居鄉不可  
岐僻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民亦不可不畏畏小民則無豪橫之名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勝似

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

倦而鮮終

善讀書者要讀到手舞足蹈處方不落筌蹄善觀物者要觀到

心融神洽時方不泥迹象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而世反逞所長以形人之短天富一

人以濟衆人之困而世反挾所有以凌人之貧真天之戮民

哉

至人何思何慮愚人不識不知可與論學亦可與建功唯中才  
的人多一番思慮知識便多一番億度猜疑事事難與下手  
口乃心之門守口不密洩盡真機意乃心之足防意不嚴走盡

邪蹊

責人者原無過於有過之中則情平責已者求有過於無過之

內則德進

子掌者大人之胚胎秀才者士夫之胚胎此時若火力不到陶  
鑄不純他日涉世立朝終難成個令器

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遊而惕慮遇權豪而不懼對樽獨而

風內

十一

驚心

桃李雖艷，何如松蒼柏翠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橘綠之馨列。信乎濃大不及淡久，早秀不如晚成也。

風恬浪靜中見人生之真境，味淡聲希處識心體之本然。

清人香樹齋自註：中晚詩平貴已淡來，本歸於此處。

